

# 农民作者谈创作



湖北人民出版社

## 農民作者談創作

湖北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武漢解放大道332號）

武漢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新出字第1號

湖北省新華書店發行

湖北省地方國營新生公司印刷廠印刷

787×1092 1/32 開 · 3/4 印張 · 15,000字

1952年8月第1版

195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數：1—8,000

統一書號：T10106-170

## 編者的話

湖北省文聯曾在1953年召开过一次农民作者座談会。目的是针对当时本省文艺存在的問題，按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写着写“新人新事新思想”的主题，討論，大家都根据自己的实际水平和理解作了精彩的发言。整个会议的发言内容是丰富和生动的，他们用生活中的现实材料和创作中的实际体会，有力地说明了文艺理論上的許多問題。这次发言，对于作者自己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提高，对于初学写作者和文艺爱好者也有一定的帮助。

座談会把写“新人新事新思想”分着两个問題来談：一、什么是“新人新事新思想”？二、怎样写“新人新事新思想”？这里包括怎样認識生活中的新人新事新思想，和怎样表现生活中的新人新事新思想。为了把問題說得更清楚一些，后一問題又分为五个方面来談：即学习政策，宣傳政策；深入群众生活，体会人物思想感情；写真人真事与創造典型；怎样写出人物的性格；写先进人物要不要写缺点等。这就把文学作品創作过程中的从認識生活、构思作品到創作实践的每一个复杂的环节都說得很清楚了。

这个座談会的发言虽然簡單，也沒有引用文学理論上的

名詞術語，但它确实是說清楚了文学理論上的許多重要問題，而且基本論点是合于馬克思列寧主義美学原則的，合于党的文艺路綫和毛主席的文艺思想的。

文艺界的右派分子和修正主义者曾經瘋狂地叫囂着反对党的文艺路綫，反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他們誣蔑工农兵不值得一写，工农兵不懂文艺和文艺理論。但是，我們知道：創造人类历史和推动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的是劳动人民，加速建設社会主义和保卫社会主义的是工农兵，他們是具有共产主义风格的英雄人物，不断地創造和打破生产新紀錄，推动着社会向前发展，許多英雄人物和模范事迹，都是文学描写的材料，文学必須写出这些，才能达到反映现实和教育人的目的。工农兵在劳动中創造了物質財富，也創造了精神財富，在党的文艺路綫指导和培养下，我們已經出現了許多有才华的工农兵作家，写出了許多优秀的作品。在工农业大跃进中，生产在不断地跃进，文艺也在跃进，工农兵从劳动中創作了无数优秀的詩歌、小說和戏曲等。哪里有劳动，哪里就有文艺，哪里生产就搞得越好。詩歌象长上了翅膀，在祖国的天空飞翔，其他文艺形式象鮮花开遍了祖国的大地。劳动創造了文艺，文艺反映了劳动，又影响着劳动和鼓舞着劳动人民。在文艺活动和創作實踐中，工农兵作者不断地總結和学习，能够掌握文学发展規律和創作規律，也就懂得文艺理論。我們說，工农兵是文学描写的主要对象；他們能写出文艺作品和理論，现实生活和許多作品以及这篇发言就是有力地說明。

右派分子和修正主义者是反对写新人新事新思想的，提出所謂写现实生活的“阴暗面”来与之对抗，自以为这就是击

中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核心。但是这一謬論破产了，已經遭到我們的彻底批判和駁斥，这篇发言又一次地給予他們一次痛击。

这篇发言在当时的“湖北文艺”上发表以后，曾引起广泛的注意，許多业余作者把它当做一篇最好的学习文件。

文艺界的右派分子，却不遺余力地攻击这篇文章，說他是什么“教条主义的正宗”，以致把創作引向了一个“狭小的胡同”等等。然而这些胡說，已被上述无数生动的事实所粉碎了。

这篇发言已經发表五年了，但在現在看来，仍然有着现实意义，我們特把它出版，供广大工农群众在文化大跃进中学习参考。

1958年7月

## 目 录

- 一 什么是“新人新事新思想”? ..... 1
- 二 怎样写“新人新事新思想”? ..... 6
  1. 学习政策，宣传政策 ..... 6
  2. 深入群众生活，体会人物思想感情 ..... 7
  3. 写真人真事与创造典型 ..... 14
  4. 怎样写出人物的性格? ..... 17
  5. 写先进人物要不要写缺点? ..... 18

## 一 什么是“新人新事新思想”？

魏子良：（男，浞水农民）我说一下看象不象。譬如说一个人，在生产上比一般人要办得好，肯动脑筋，会找窍门，能“四两拨千斤”，起带头作用；别人做不到的他做得到；为人正直，又关心群众，这就是“新人新事”。

严亚楚：（男，黄梅农民）我说，只要突出就是“新人新事”。我们那块有个懒汉，懒得出奇，没得柴烧，就把被絮塞到灶里煮饭，这样的事就很突出，就是“新人新事”。一件事要是在群众中你知我晓，就算不得什么“新人新事”。

魏子良：你说那呀，我可要跟你抬下杠。未必故意把一个茶壶打破，再去补好，这也算“新人新事”？我把你的脑壳打破，又给你买个饼子吃，这也是“新人新事”？

王振武：（男，天门农民）不能说突出的事都是“新人新事”。比如说一个恶婆婆，对媳妇百般虐待，落了把媳妇逼死了，这也很突出，未必也算“新人新事”？

魏子良：说起来好笑得很。我去年写了一个妇女模范，也是想把她写突出，就说她力大无穷，与众不同，双拳打死两个豺狗，以为这就是“新人新事”。今天一考究，这算什么“新人新事”？

陈道信：（男，麻城农民）我说，那不叫“新人新事”，

那叫做“奇人奇事”、“怪人怪事”。对“新人新事新思想”，我有一点体会：我在县里参加修水庫时，看到一个胡子大爹，他过去怕国民党反动派抽壮丁，蓄了几十年的胡子，如今硬把它剃了，充作后生报名参加。工作同志劝他回去，他說：“过去土改、抗旱、生产……样样我都带头，修水庫是为了我們丰收，未必就不要我带头？”非要去不可。我見了很受感动，我想：旧社会叫年輕人变老，新社会却叫老年人变年輕，不是共产党来，哪里会出现他剃胡子修水庫的事？我說，这就叫“新人新事新思想”。

柴遂青：（男，浠水农民）你說的对。“新人新事”在乡里硬是多得很，很多人又是丰产模范，又是干部模范，这些人就是“新人新事”。比如我乡有一个雇貧农，在旧社会无田无地，常年住在破庙里。那时节沒有共产党领导，沒人教育他，他就說是“命里穷”，信菩薩。土地改革中，一斗争地主，他脑筋搞轉了，分了田地、房屋之后，他整整翻了个身，他把菩薩一撕，换上了毛主席的象，增产捐献、送公粮……样样带头，乡里人人都敬爱他。我說，象他这样的人就是“新人新事新思想”。

王振武：我說，只要是听毛主席的話，永远跟着共产党走，并且比群众先走一步的人，就是“新人新事新思想”。我們写稿，就是要写这些。那些“奇人奇事”、“怪人怪事”，就莫去写他。比如說一个人坐在房里，忽然屋頂掉下来一个元宝，先不说会不会有这个事，就是真有也沒得代表性，也不能算“新人新事”，也值不得写。我再說一句：一个人沒有新思想就算不得新人，更談不上做新事。我們写，首先就看他



思想新不新。不能說青年人都是新人，老年人都是旧人，有很多青年人能干得很，就是喜欢单干，就算不得新人新事；再說我村有个七十多岁的大爹，受了一辈子苦，解放后翻了身，捐献带头，送子参军带头，这能說是旧人嗎？不能这样說，因为他有新思想。

魏子良：就說我們这几个人。我們都是黄泥巴腿子出身，原先“沒見過孔圣人的面”，料不到今天我們到省里來談文艺創作，我看这就是“新人新事”。

王振武：我們搞創作，就是作思想領導工作，就是要通过作品在思想上領導群众，教育群众。可是拿什么來教育群众呢？就是要拿“新人新事新思想”來教育群众。新人物都是听毛主席的話，全心全意給群众办事的人。毛主席、共产党的話是沒有錯的，写他如何听毛主席的話，如何努力生产，又如何領導群众搞好生产，就能教育群众。

严亚楚：写作是为了教育群众，这很对。共产党領導我們逐步逐步到社会主义，要我們永远过好日子，但还有些人只顧眼前利益，不往前走，我們的責任就要拿文艺來开導他們往前走。

柴遂青：群众中本来有先进、有落后的，不能說人人的觉悟都是一样，要是人人一样，都把毛主席的話說到做到，那不早就到社会主义了？但是，落后的也不是他不愿听毛主席的話，不肯按毛主席指的路走，而是他思想上沒認識到，我們写作就要把毛主席說的道理通过新人新事說給他們听，給他們指出怎么做的办法，他思想明确了，知道怎么走了，就会順利前進了。

王振武：我很同意。譬如我乡推广“硫酸铵”化学肥料时，也是好多人不相信，后来互助组一带头，原来田里的黄秧棵子都转青了，群众一看果然是好，就争着买，区里合作社买光了，还到县里运了好多回来。我写的“做到老、学到老”（“湖北文艺”1953年第13本）就是写这个事。我当时想：黄秧棵子，硫酸铵可以转变它；群众的落后思想，毛主席的思想能转变它。只要我们写“新人新事新思想”写得好，就会起到教育作用。

严亚楚：是的。“十个指头有长短，荷花出水有高低”。先进落后是比出来的。我说：先进要有落后配，才显得出他先进，才显得出是“新人新事”。

陈道信：不错，新旧硬是要对比才显得出来。譬如政府号召生产渡荒，有一个人他硬要挑着被窝逃荒，你不把往日逃荒受的苦说给他听，只谈政府的号召，就打不动他的心。要叫他知道逃荒不是路子，在外面逛来逛去，受苦受磨，狗子还咬，回来田地都荒了，这样他才更知道政府的号召是为了群众，逃荒的确要不得，就会在政府的领导下，向自然作斗争。

魏子良：先进带动落后，等于洋船拖划子。人人都有上进心，只要有人带头，他跟着就走了。

柴遂青：严亚楚同志，我问你：象你“工人老大哥”（“湖北文艺”1953年第14、15本）里的黄忠善，算不算得“新人新事新思想”？

严亚楚：黄忠善原来本是落后，后来转变了啊！转变了还算是“新人新事”。

柴遂青：他也算“新人新事”？我看只能在落后人中間算得“新人新事”。

魏子良：黃忠善虽然轉變了，也只能教育落后的人，他怎能教育干部和积极分子呢？

严亚楚：所以要写先进人物。不光写落后人物轉變，还要写頂先进的来教育一般的先进人物。

柴遂青：在乡里搞工作，首先就是掌握积极分子，通过他們去启发教育群众，我們搞創作也是一样。

“新人新事新思想”是从先进人物中寻出来的，只要我們注意他們的思想 and 活动，就曉得他們怎样起作用。

陈道信：我們通訊員，就是党的宣傳員，为党作工作的。这是很光荣的。党的思想，毛主席的思想就是新思想，我們要宣傳就是宣傳这些。群众不曉得几喜欢看新人新事，“湖北文艺”发表的朝鮮通訊，新故事，群众都搶着看。我写的“剃了胡子修水庫”在“湖北文艺”发表、（“湖北文艺”1953年第8本）寄到工地上以后，你拉我扯，硬搶不到手，我的一本一下子翻成了狗肉眼，最后硬扯成猪油渣了。

严亚楚：写新人新事新思想，群众的确喜欢看。好是好，就是难得写。

魏子良：創作难，难似上青天。乡里“新人新事新思想”本是多，就是“鏡子里讀書”——望得到拿不出来。

陈道信：青天难上还是非上不可。你莫性急，那怕天再高，“矮子上楼梯”，步步往上爬，总会爬到頂。群众需要，写出来对群众有好处，难也要写！要不，怎么說是光荣呢？

## 二 怎样写“新人新事新思想”？

### 1. 学习政策，宣傳政策

严亚楚：政策象指引我們前进的路标，不学政策就写不好作品。我初学写稿时，还不曉得写稿是为了教育群众，提起笔来，也不管它政策不政策，想到哪里写到哪里。有一次我写了篇关于土地改革的鼓詞，因为我看到一个富农和地主有勾結，我恨地主也恨富农，就写出“打倒富农”的口号，違犯了政策。

陈道信：学政策真是要紧的很，写稿是为了教育人民，要不学政策，不懂政策，就不曉得么样去教育法。象我們那里有个互助組，自己在那里訂条件，說“活同干，事同办，柴米油盐、坛坛罐罐都要集中……”你不学政策，么样去批評教育他們呢？

学政策本是要紧，但我們写作品是要把政策精神附到人物身上表现出来，光只空講政策書本子是不行的。我們那里有个村剧团，为了宣傳十項措施，就演了一幕戏，干部一上場就講政策。群众不喜欢看，有的說“一点味儿沒得”，有的說“再演下去，把人都給‘鏟死’了”。光空口宣傳政策群众也不喜欢。

刘芝娟：（女，天門农民）我們那里也是这样。我們乡剧团原先用广播筒照条文宣傳政策，群众一听是光講政策，一下子就走光了。要是結合本乡的实际情况，編成快板、小

調，他們就越聽越有味。

王振武：我村有個人寫了一篇十二月小調，十二段詞就寫了一二十樁事，樁樁政策都寫上了。他還蠻有把握的說：“這篇稿子，該几全面！”結果“湖北文藝”把稿子給他退了，他很不滿的說：“湖北文藝”真是“瞎了眼睛”。

陳道信：我鄉也有這個事。有個人寫了篇三十九行的鼓詞，就把三年來的各項運動都說完了。他拿給我看看，我說：“你連個人，連一點生活都沒寫，要不得。”他還是寄來了。結果“湖北文藝”給他退轉去了，他來找我，很不滿意的說：“道信哪，我寫這篇稿曉得費了几多心血，句句都是政策，為什麼還要退轉來？”他又說：“稿費一定是你得了！”我和他講了半天，他才明确了光空談政策，沒有結合群眾思想進行宣傳，是不行的。

王振武：象這樣的稿子，說是牆上貼的告示，它又沒得告示說得清楚；說它是文藝作品，又望不到個人影子。我們寫作，就要把政策用活人活事來表現才好。

## 2. 深入群眾生活，體會人物思想感情

王振武：新思想要靠新人物來表現。不寫“新人新事新思想”，就不能教育群眾；可是，作品沒有寫出實際生活，群眾還是難得信服。

魏子良：只有寫出人物的思想感情，才能感動人。譬如說：一個人丈夫死了，要是哭得有意有涕，就動人；要是哭得有意無涕，就是假哭，干號，就不動人。你不去揣摸她的思想感情，怎樣會寫得好！

但是，熟悉生活，描写生活不是叫你随么事一把抓到，又是劈柴，又是棍棒，要是随么事都往厨房里拖，不是戳破了鍋，就是打坏了灶。生活要写，但生活多得很，要选择选择才行。

涂直卿：（男，麻城农民）我以前有些稿子就是“懒婆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这是因为没摸着門路，遇到一点材料就想写，把鸡毛蒜皮的东西象“点单”一样都写上了，结果是看不出个主题来。现在晓得写厨房就把厨房写好，莫瞎扯臥房。

陈道信：不光是这，就拿写厨房打比，写厨房也不是要把厨房里的家俱象上“点单”那样都写进去，要把进厨房的思想写出来。比如說在国民党反动派統治时期，我們农民是十家有九家柴米油盐样样缺，常常揭不开鍋盖，一进厨房就发愁；现在不同了，土地改革时分得了田地，几年来在共产党人民政府领导下大力增产，生活也改善了，柴米油盐样样是坛滿罐滿的。从这里下手就找到根子了，就看得出解放后我們的生活和思想都和以前不同了，如果把我們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和对共产党的热爱，把我們心坎上要說的話写出来，别人看了就一定說真是这样，就更敬爱我們的恩人毛主席。

王振武：我看过有許多作品都沒有写出人物的思想感情。写劳模就是一天到晚把箢子耽到檢粪，写民兵就是日夜不停，站崗守哨。但是他为什么这样积极？他这样做的时候心里想些什么呢？却一点看不出来。这是作者还不晓得写人物的思想，只在皮面上逛呀逛的，就不感动人。

魏子良：有人說：“新戏过硬，旧戏过弄。”有些新戏写得

太“过硬”，“沒得戏”，群众說这是“一碗酸豆渣，有也可，沒有也可”。人物竖到那里象枯草一样，婆不象婆，媳不象媳，写不出人物的思想感情来。群众說这是“风吹衣架四面摆”，外面象个人，里面却是空的，无血无肉。好多旧戏就不同，把人都写活了，就能吸引人。公子象公子，小姐象小姐，真是“扭扭捏捏，搖搖跌跌，叫人看了欠得吐血”！

說是說，做是做，我嘴巴講得天花乱墜，叫我写我还是写不出来。

陈道信：要說写，也难也容易。譬如明天要做早飯，今晚就要把油盐柴米酱醋准备得好好的，明日一燒火就煮熟了。你要是百事沒得，一起身看見沒得柴，你到山里打柴回来，一看又沒得盐，你上街把盐买回了，一看又沒得洋火……等你办齐了，太阳也該落土了。

魏子良：那呀！我又要跟你抬下子杠，有了柴米油盐，有了鍋灶，就是燒火的人是个外行，好菜沒調到好作料，吃着还是沒得味。

柴遂青：碰到个性急的，火一燒大，把飯燒糊了还是不好吃，你說怎么办？

魏子良：我說，这就要我們艺术加工。你譬如割谷，你光說“家家戶戶忙又忙”、“割了一行又一行”，那就沒有生活……。

陈道信：我也要跟你抬下子杠。你說艺术加工，看是么样个加法？我乡有人改編一个旧戏，他也說他“加工”，写尼姑下山，师傅还給她送行，临别还再三交代：“到山下要走群众路綫，为人民服务……”象这样加工可好？

魏子良：那也不能乱加。加工就好比染布一样，为了把布染漂亮，不是想涂泥巴啦！我再打个比：生活就好比小麦，我们通讯员就好比磨，我们一加工，就磨成了小麦粉子；送到编辑部，他们再加工，就做成又甜又香的粑，群众才喜欢吃啦。

严亚楚：你们说的很对，可就是怎么使艺术加工把思想感情表达出来呢？

陈道信：你譬如：要想写好抗美援朝的作品，你不找到人物仇恨美帝的思想，怎么能写得好？再说，你要想写土地改革的作品，你没找到人物怎样受地主的压迫，过去怎样受苦遭孽，你怎么能写出他对地主的仇恨心？拿我打比，我在写“今天才是人民的天”的时候（“湖北文艺”1952年第8本），那是写我自己受地主压迫的事，我心里不晓得几难过。写着写着，眼泪流得抬不起头，就不能不停笔，可是仇恨心一冒上来，就逼着我再写下去；那时候，正是下雪天，笔写着就冻住了，可是我仇恨心一来，用口把笔一哈，就又写起来了，不信把那篇稿子拿出来看，上面的墨是一团一团的。

严亚楚：自己的思想自己知道，别人心里的话，别人的思想怎么会晓得呢？

陈道信：要写人物的思想感情，不能到处去找，非要和先进人物取得联系，和先进人物共甘苦不可。写互助组就要跟互助组建立感情，跟他们打成一片，写抗旱就要实实在在参加抗旱。要是别人都在汗水直流，忙着抗旱，你站在一旁望到，你永远不会写出好作品来，群众还要说你是一流子。所以说，你要想跟先进人物建立感情，写好作品，就要自己



下苦工夫。灰面跟挂面才能揉到一起，跟綫粉就揉不到一起，所以說首先要自己的思想先进，是个新人，才能和他打成一片，才能写好作品。

魏子良：非要和群众建立感情不可，要不，你光去找别人問这問那，問来問去，只能問出他几多田，几多房子，几条牛，几条猪，一亩田打几多粮食，頂多曉得他講过那些話。你只能看到他的象，捉不到他的“魂”。說起找材料，也笑人得很，不曉得碰了几多釘子。有人見我来了，在一起小声說：“你看，魏子良来了，有話莫跟他講，他把我們的話都拿去卖了錢！”后来我觉得这样不对路子。再去就根本不提找材料的話，先帮他劳动，休息时候就談家常，結果两个人感情搞得蛮好，他心里的話都对我講了，收了工还非要我到他家吃飯不可，我生产上有困难，他还帮我的忙。

我們现在写稿子，就是难得摸到先进人物的思想根子，只有跟他多接近，才能体会到他的感情，才能捉到他的“魂”，写出来才会有筋有骨，有血有肉，要不就会把活人写成皮影子。

严亚楚：我們都是生长在农村几十年，对农村不能說不熟。可是写稿还是常常写得无血无肉。譬如我写的“工人老大哥”，原来写黄忠善和他的女儿在田里除虫的情形是：“在酷热之下，忠善和女儿耽心棉花被虫糟塌了，克服了万分困难，搞得半下昼才回家……”我反复看了几遍，觉得很乏味，后来才知道这是沒体会到人物的思想感情，可是也不曉得怎么写才好。

一天中午，我从田里回来歇了一下，背起鋤头又要下田，